



## 天地一沙鸥

▣ 言志行

父亲言茂松 1935 生于南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爷爷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护校校长的奶奶，自然重视子女教育。父亲学了提琴还吹小号。初中一人就去南京师大附中住校。喜欢电器，有机会就动手装无线电。

父亲 1954 年考上清华电机系，在清华渡过 30 春秋，至 1985 年调上海工业大学。工作和家庭之间有意选择了后者，是回沪照顾爷爷。为坚持自己的课研方向，没选择去上海交大。

他的人生感悟格言：大写的人有三种力量：有期限的权势力量，不断更新的知识力量，只有人格精神力量才是永恒的！

父亲和母亲的相识并非偶然。父亲清华毕业留校，母亲北航毕业留校，双方的母亲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同事，两位母亲自然为儿女牵线。爸爸会拉琴，妈妈会唱歌，两人都喜欢游泳，可谓趣味相投，很顺利地走在一起了。那时按女方的单位分房，这样爸爸就立业于清华，成家于北航。我成了北航大院子弟，从幼儿园到初二在那里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

我初中时听父亲说过：“一个人的成长有三大要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最重要，它贯穿你的一生，并且传承。”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政治

运动不断，父母双双经常晚上开党小组学习会至深夜。父亲从清华回到北航家我已入睡。父亲常常在家拉小提琴，我小学的岁月便在他的琴声中流淌着。其中有两次则令我吃惊，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在北航家里父亲拉琴母亲高歌。

几天后全校师生迎国庆活动，父亲带我坐在自行车上挤在最前排。我仰着头看着大操场舞台上，母亲是大合唱女高音领唱。我猜，原来他俩一定是大学生时代的活跃文艺青年。

我 10 岁时，父母让我去好友家学小提琴。我去了几次学会了拉 DoReMi，就没兴趣了。白天背着提琴走过校园，怕同学议论。加上我又贪玩，上课时间我便带着小提琴骑车兜风一小时，或跑到北航的荷花池后小山坡上玩，被班主任训斥了几次并反映给我父母。对于我不愿学琴，父母也不再硬逼强迫。有意思的是，我为人父后，回想这段经历，却认为如果虎妈虎爸当时三番五次强迫我就好了。

父亲动手能力极强。从小教我水手式的打结，行李打包，整理长线，用三角铁做冰车。过了一阵子，教我看电路图，装二极管收音机、三极管收音机。家里的折叠衣架也是他用虎钳钢丝做的，我曾多次模仿。

1972 年，不知父亲从哪里搞来个电子管放大器原件，装了台黑白电视机。

### ■ 作者简介

1982 年就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校田径队队员，1989 年获宾夕法尼亚匹州兹堡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职业早期专注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研发，后转向实时视频流服务器、互联网等核心软件开发。2012 年至今任 Oracle 美国甲骨文公司云计算软件开发高级总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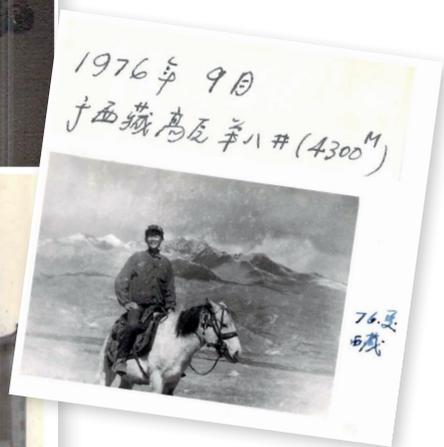
祖父祖母谁严谁慈，让父亲带上了清华校徽？



父亲和母亲是一对文艺青年



父亲拉小提琴也会吹小号



又过了几年听到他拉提琴多了点，家里书渐渐变多。

1976年父亲援藏期间，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母亲一人带我和妹妹在北京住抗震棚过了夏天。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迎来了时代转折。父亲结束援藏建设回到北京。他特别带给我们猪肉罐头，那是他作为援藏人员补助的。

父亲如饥似渴读书的影子，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看到他一人开夜车，一盏台灯伏案笔记，常听到母亲劝他早点休息。他在自学什么吗？我六年级时，父母托爷爷从上海给我寄来《青年自学丛书》数理化，我便模仿父亲似的读读写写，自学起代数几何。

我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数学竞

赛拿奖的。父亲也没有拿此事催我，反而在同事家当面夸我：儿子突然认真学习，担心读太多眼睛近视。可我的“大事”他要把握住。我铭记的一事：1976年我读初一，冬天在北航荷花区自由自在滑冰。海淀区体校一位教练看中我，让我去打冰球。父亲坚决不同意，连试试都不行，他认为学校学习更重要。

1979年夏天我和母亲、妹妹先搬到上海，母亲可以照顾八旬的爷爷，父亲一人还在清华工作。这一决定经过了近半年或更长时间的推敲。记得父母经常饭桌上讨论，还有过几次争吵，那时给我的印象是父亲不舍得离开清华。他把我们三口搬到上海安顿好后，才吐出来两个字“很累”。也许

他话中有热爱清华之意，知道五年后要离开清华园。

1982年，我从上海考上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当时填报志愿时，似乎有一个声音让我选择清华。

1983年父亲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回清华时特别带给我一本书：《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天地一沙鸥），还有英文配乐的朗诵。那时我学英文，听了上百遍，自己仿佛变成了故事中那只海鸥努力练习飞翔不断上升。那一年母亲妹妹在上海，父亲和我在清华。我平常多数读科研书籍，可这本文学寓言小说对我印象最深。🍷